

書



海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賦

雙瀑賦

王子游簫峯之下訪鼻祖於仙籍駐杖屨於金溪觀雙瀑之千尺于時驟雨初歇飄風迅擊飛泉洶湧怒流湍激噴烟霧於蒼嵐吼龍於大澤：百尺而澎湃萬類紛其辟易疑若傾崖轉壑竅立谷而為形：類萬馬千兵奏鼓擊而赴敵久之狂潦微殺巨流順適：盡復非於改道雙爪交馳於絕脊勢偶殊而平谷：雖久而若迫王筋垂兮拂輕寒長紳拖兮蘸深碧疑若鯨鯢鬪兮方未決而方酣干鎗爭鋒兮光交騰：百尺而若天匠



之施巧兮作勝事於泉石顧一派之罕有兮豈雙流之  
易得不見天銀河落於半天兮破蘆阜之山色梅雨飛  
於石門兮敬芝田之靈蹟潭千丈於石橋兮渺仙凡之  
路隔龍雨漱於雁蕩兮分大小而異宅彼獨幽而孤  
兮猶擅名於今昔况並峙而爭流兮作人間之運璧吾  
欲窮千里之源兮問化工之始闢思以使之不復見兮  
悵靈槎之難覓獨終日而登臨兮寄吾懷於幽寂興雖  
盡而忘歸兮猶待乎風清而月白於是目睇飛流之末  
耳洗寒潭之側思往事之微茫仰遺風而嘆息盡中烟  
兮難尋入竹之人峯頂臺荒不見吹簫之客賦罷乃歌  
而歸曰

雙瀑之水從何來靈源千尺高崔嵬飛流噴沫飄瓊瑰  
空山落日鳴春雷有客來遊獨徘徊枕流噉石興悠哉  
塵襟濯罷飄然回風清月白空簫臺

至樂齋賦 并引

予讀歐陽詩有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之句因採其  
語以名齋又從而賦之

予與客坐於書齋之內客仰而顛俯而笑曰子知天下  
之樂乎散於事物之萬端會於窮達之兩途然皆有樂  
焉吾言而子聽諸高車駟馬腰金曳組前者呵後者衛  
士之得志於當時者之樂也然有時而歇焉前日朝廷  
之士扁舟去而煙浪深也枕流漱石吟風嘯月採於山



遊於泉土之無永於世者之樂也然有時而改焉前日  
山林之士意悵空而猿鶴驚也予曰予之言皆外物之  
樂也樂故有窮焉知天下有所謂無窮之至樂哉一簞  
食一瓢飲顏回之樂也宅一區田一廛揚雄之樂也是  
固無心於軒冕亦不放心於山林得乎內而樂乎道也  
吾今將心於一齋之內適意乎黃卷之中師顏回交揚  
雄遊於斯息於斯天下之至樂也又烏得而能窮

歸去來賦

歸去來兮終日思歸今已歸嗟連歲之行役兮誤甘旨  
之屢違身雖處於異鄉兮念長在於庭闈陟高崗而東  
望兮悵白雲之飛食齋鹽而無味兮悟蝸魚之真非

泛季卿之竹葉兮詠晨光之熹微辰未浹而到家兮指  
青燈而扣扉粲慈顏一笑兮兮紛稚子之牽衣雖吾歸  
之不若人兮不能衣錦而乘肥吾將以此而易彼兮寧  
何蕃其庶幾

梅溪題名賦并引

吾徒宋孝先李大鼎作梅溪庚午多士賦叙一堂八齋  
六十人名字而鋪陳條列三百六十字之中中言簡意  
盡有足觀者陳元佐萬孝傑童侃又作梅溪多士賦  
前後八年間凡一百二十人而併列之文工而事益詳  
予於是採二賦之餘意變聲律而古之先美後親效古  
勸諷之旨非敢以文賦也目曰梅溪題名賦



借夢九齡自淵獻而遠乎敦折兮頃十朋而今百朋  
以喻意十朋人至季第昌歲通數之英或水龍常聚茂人若齋敵  
從者百朋人至季第昌歲通數之英或水龍常聚茂人若齋敵  
而堂虛一兮咸與賢而與能謝靈運之賢簡之謝靈運余宗旦而  
有一德兮賈誼一德仲章敢不希仲舒之明經陳元而  
諸友能祖說之遜志兮張祖志謝靈運又恪希顏回之服  
膺陳恪希林乃有汾晉五士羅士龍漢臣連士表奇文  
公季士宏日宏老昔晉文漢唐群英張英李把亦字元樂  
鄭國七子張仲遠子猷周季友子德厚季顯字揚字思子  
穢涼州三明劉玄德明夫萬序明之余如器成三足之  
罪李大鼎萬鼎非鎮才宜九佐之卿萬澄清外童偉後  
舜卿名卿陳元朝臺卿林叔舉虞卿良有一瑞兮冲遠之

舜卿名卿陳元朝臺卿林叔舉虞卿良有一瑞兮冲遠之  
鷗劉鷗冲遠有千里兮圖南之鵬劉鵬千里而南莫不端  
武升堂蔡端武敦詩趨庭劉大詩如璧之瑩余之如道  
之馨玉之如察之茂葉察如椿之靈萬椿易椿如獲楠  
之美萬撫永年楠億如松梓之青林松喬森乎如鉞  
之可畏劉載車乎如震之可驚劉輶皎乎如海嶠之吐  
明月景嶠耿乎如長庚之輝衆星燁昂昂乎如牽梁  
之稷梁萬仲傑季攷攷乎衛伯玉之老成豈不壯  
可居天任而澤遠趙公倚天任可為王佐而揚庭枉  
陳獻可可起傳巖之蔡劉傅可同舜佐之登謝皇明憲  
夔而樂作連鳳一變燭伯虎而文興伯虎用之德夏



三輝先之德業陳華德速許 誥與祖之家聲余諸

祖汝文兮宜月選而李詮李何仲言 汝弼兮必類進而

方升陳舜咨汝 逝矣乎王 有來二客業彼管城陳

如翼斯飛李吳 如璣斯瑩王 燦銀鈎與玉筋儼壁

上之題名吾徒之秀乃有詞賦兮少雲之作詩

原之老乃變聲律兮祖舜之賡陳 於是闡大猷而

溥告之曰李 廣林溥叔廣 學必剖藩籬而克已已

天道必舍蹊徑而中行蔣 先之以孝忱之意萬

曾來會懷 伯向 題申之以敦信之誠萬 信中之劉禮歆

安上兮必先自治林 安上仁歆及遠兮慎毋自矜林

港萬頃以流葉 頃伯 厚妙 一唯之悟曾仁 一唯祖

伊尹賦歆之樂許 相伊 振仲尼文教之鳴陳 之孔 玩蒙

亨之爻象李 蒙亨侯 泰來而彙征萬 康勿 務世華而起

文通之附夏 伯文 世華劉 又通 叔建 唐陸 溥謚 文通 先

勿求必達而貪季孫之榮張 必建 邦疾 窮則隱居吳

達斯大亨徐 大亨凡 百君子毋渝此盟

止庵銘

叔父寶印講師築止庵以居姪某銘曰

學者求道如客在途不有所止將安歸乎大學之道在

於知止意正心誠乃悟斯理孔門高第回也獨賢未見

其止夫子惜焉庵中道人南儒入結遊於有為止於無



物欲知止處是亦難言非內非外亦非中間道人夫笑  
汝言亦綺道本無進亦何有止道無進止庵無成壞孰  
知此庵中含法界

甕庵銘

予目黃楊為甕庵因銘之曰

團團甕庵自天生植匪陶匪鎔匪塗匪飾百榦輪囷匠  
非斧斤萬葉敷披覆以琉璃天牖玲瓏透日含風我非  
厚憲物異名同濃陰酒綠春色盃深我非畢卓意自酣  
沈孰云此庵人不可住我以意游形骸曷預孰云此庵  
飛禽所巢此意彼形下不相礙孰云此庵風燥雨濕我  
意潛住風雨莫及以形住庵如蟹裏蠶苟得其趣何所  
不堪此庵此意聊復爾耳孰非吾廬亦何必此

會趣燈銘

長檠高燃不照青編短檠自對不照同輩孰若此燈巍  
標一堂與爾多士同分厥光無囊爾螢無燭爾雪清夜  
紅紗滿堂明月凡我同志勉思六經趣與心會無孤此  
燈

止堂清話室銘

南浦陳臺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名  
室命梅溪王其師之銘曰  
金玉滿堂不以名堂以外物予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  
知止子以銘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



迷而正子心兮誠子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右止堂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况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苟不情將烏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顏津津兮常自快願子擴親戚之情意均此話於疎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為悅也尤大

右情話室

書几銘

是惟王子之几至哉之樂在乎是

厨銘

是惟王子之厨中藏吾書吾腹不如

書銘

是惟王子之書惟其不動是以空虛

筆銘

是惟王子之筆爾心有盡時吾用無窮日

墨銘

是惟王子之墨于以稼穡客卿之德

紙銘

是惟王子之紙吾不善書恩爾多矣

硯銘

是惟王子之硯出入廣場兮經百戰

硯匣銘



啓焉斯磨蓋焉斯藏匣爾陶泓器吾文房

筆池銘

五方其形兮泓其中滌毛穎兮爾之功

簡板銘

斷之平如漆之明如札之盈如絮之瑩如母枯剡藤惟爾之書

粘板銘

千里面目曰書簡函而封之斯致遠代卓受垢而不辭者是惟粘板

界方銘

心正筆正亦惟爾有以相其正

界筆銘

中書君老而禿棄之則可惜取其心之猶可用以小管城為之宅吾欲寫盡天下書賴爾為之畫策

詩筒銘

我腹空虚兮好斐然而成章爾腹空洞兮宜為吾之錦囊

書筒銘

交游解散兮書不可已爾為魚鷹兮通面目於千里

鏡銘

是惟王子之鏡勿病乎面目可憎而取乎衣冠可正

燈銘



是惟王子之燈燒膏繼晷惟汝能

香爐銘

匪金匪玉銅姿瓦質以爾馨德在吾蘭室

印斗銘

器樣而光斗形而方孰鑄賤名於是乎箴

扇銘

無仁風兮可揚惟篋上兮是箴

肩輿銘

我僕既飡我輿斯肩我將何之必故必親豈無公門經  
歲弗入豈無權門足未嘗及肅爾待御慎吾往還惟分  
之安有輿斯安

菖蒲盃銘

叔父寶印講師之贈也銘以記之

伊巧匠兮斲山骨剗其中兮方其質擊湖嵌兮隱簡若  
根玉斷兮灌天一從河來兮叔贈姪真清流兮宜在吾  
室

國朝名臣贊

寇萊公

嗚呼萊公相我

真宗契丹南牧朝野洵、群臣勸帝幸蜀江東微公決  
策天下其或百年無兵繫誰之功

韓魏公



魏巍韓公文武兼資相我

三宗身任安危周勃定策霍光受遺古社稷臣公實有  
之非我

仁祖其孰能知

范文正公

堂堂范公人中之龍正色立朝姦邪不容材兼文武躬  
履仁義出將入相十纜一試真王佐才用之未至

富鄭公

巖巖富公仁者之勇危言折虜神色不怒公在使車虜  
不敢動公在相位四夷稽顙出入三朝為國輕重

杜祁公

維正獻公相我

仁宗公在相位私謂不容苞苴不通非道不從封還內  
降與權倖抗公忠直亮清白宰相

歐陽文忠公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  
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

文潞公

太師潞公勲高業隆四朝元老福祿始終元祐之初  
太后臨極起公於洛平章軍國夷狄來朝服公之德

趙清獻公

於維清獻典天之憲人呼鐵面幾幾糾慝以正王國古



之遺直吳蜀父老語之流涕公之治民古之遺愛

司馬溫公

宋二百年名臣輩出孰為第一咸曰君實田夫野老識其遺風至今猶語司馬相公以手加額涕泗亡從

蘇東坡

東坡文章百世之師群邪所仇歛不及施萬里南遷而氣不衰我讀公文慕其所為願為執鞭恨不同時

蘇穎濱

賢哉子由賢哉子由忠言嘉謀聳動冕旒橫身政府不避怨仇櫟萼聯芳守第一流才不逮兄器識俱優

陳了翁

賢哉瑩中賢哉瑩中鸚立兩朝禦乎清風二蔡肅凶飾姦為忠黨與雷同不可攻公獨仇之折其姦鋒孤立不容身以譴終公乎不忘名等岱崧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論

禹論

堯舜禹皆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為禹德衰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萬章以是發問孟子辯其不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後學者以傳賢與子一本於天而無有以議禹也至韓子作禹對而其說又不然曰堯舜之傳賢也欽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辯近世善議論者莫如蘇





子蘇子之言也。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與其子。恐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禹之傳子。蓋聖人之不喜異也。自萬章之問至蘇子之辯其說有四。然而聖人至公之心卒未明焉。以爲德衰而傳子者。是以迹論聖人其說也固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下亦未免乎不通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舜禹避朱均而益避啓者其說蓋亦不經矣。歸子以爲憂後世蘇子以爲不爲異。歸子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爲公器。共視賢於子一也。賢可傳

而傳不以傳賢爲踈而害天下之公器。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爲私而有慊於心也。昔吾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夫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欲私其子哉。然而過庶之訓止於詩禮。陳亢始以異聞爲問。卒以君子遠其子爲喜。亢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者。人之情也。至於所欲傳道之心。視回與鯉一也。堅高之妙在回而詩禮之外無以告鯉者。豈親門人而遠其子哉。使回如鯉。如回則詩禮之訓在彼而堅高之妙在此矣。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爲大聖人。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堯舜非遠其子焉。



非親之也。之所安吾從而與之不知傳賢之為避天下傳子之為世吾家尚何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也哉若夫憂後世爭之之亂而以之傳子者固可以為天下後世法矣原其所以傳之之心出於以天下為公而視賢與子為一無有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之事亦非有憂之慮之之心而委曲為之計也愛其子而私有與之者人之情憂後世而為之計者君子之法不以親疎內外二其心者聖人至公大同之道知此三者之說然後知堯舜禹之不二其心而傳賢與子一也

武王論

事有出於千載之遠而傳聞之不同吾將奚所考信邪

愚曰聖人之言可信而時人親見之言亦可信也千載之事必存之於書是書出於聖人則可信不出於聖人則可疑吾非信書而信聖人聖人之言如此吾是以知其如此也千載之事當時必有親見之者親見之言可信傳聞之言可疑吾惟親見之是信而缺傳聞之疑可也彼有聖人之言與時人親見之言兩不同焉則吾將誰信亦曰槩之以理而已矣書載武王伐商之事與時人親見之言不同學者疑之異論興焉此固宜槩之以理者秦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是十有一年者果誰之年邪上不繫之文王是必武王十有一年也武王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後伐商邪史記載夷齊扣馬之諫



曰父死不葬及于戈可謂孝乎武王必不歷十有一年之久而不葬其父也書出於夫子之所序萬世之所取信而夷齊又武王同時之人亦不可以不信二者俱可信而其說不同則學者不得不疑而異論不得不興也漢儒之說曰文王之時虞芮二國質成于周諸侯並附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文王自受命九年而卒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人集是也武王終三年之喪然後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數之稱十有一也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受命稱王於商紂在位之時孔子何以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乎是求十有一年之說不通而誣文王於不臣之地也近世

大儒歐陽子作秦誓論斷然惟書之是信而破漢儒之說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復何疑哉歐陽子之言甚辯而近正然不信遷史載伯夷之諫非春秋所謂以信傳信者愚竊謂書之所載者是遷史所記亦不虛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周家受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子方繆漢儒之誣文王何為復取受命之說乎曰文王非受命於天受命於商也文王自美里之囚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是而後文王始居方伯連師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於是而有遏密伐言戡黎之事自受命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專征伐非受天命以



自王也武王二年纘文王征伐而觀政于垂簾誓之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言可見矣是則善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歐陽子之所疑者皆可得而決也或曰子信聖人之書與時人之言而孟子不信武成非邪曰孟子非誠不信書也以不信而救弊也武王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兩兵之交寧無血刃者乎血流漂杵雖記事者未免文勝質而不可謂之盡無也當戰國之時有爭地爭城之戰盈城盈野之殺好兵之主與夫貪功樂禍之臣蓋有以牧野之戰藉口者矣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春秋之法

信以傳信者也疑以傳疑者也不敢以其所傳聞忽其所親見是亦教天下之信也况秦誓信書馬遷信史理有足信者乎愚故曰聖人之書與時人親見之言皆可信而二說不同者槩之以理而已

性論

學者之患在於好言性性非學者之所不當言其患在於不知性而好為雷同之論也今天下雷同之論在乎孟子性善之說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為才也一二師儒唱之學者從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實非有所見而言焉性非可以無見而輕言之者必待吾心有所見然後言之則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見也



吾之所見未必是又從質之而聖人之言吾心之所見與聖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當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聞也其昭然著於論語者有一言焉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繼之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之言雖不詳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性近習遠之言蓋論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論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然惟所謂中人者紛紛皆是也故夫子舉中人而論常性斯有相近之說焉又懼學者執是而槩論天下之性復為上智下愚之說以別之夫子之論性固已昭昭矣烏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雖轉

絲不能移上智而愚下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雖堯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為中人而非善非惡者是為相近方此生也無君子小人之別及其習也有君子小人之歸其猶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可謂近矣及其派而二之則有東西南北之相遠也此聖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為天下常人設耳若無上智下愚之性其猶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雖善呵者不能奪而使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熱雖善噉者不能奪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奪寒熱之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堯桀同是性也嗟乎真性也是蓋出於孟軻性善之論軻非不



知性也。軻之論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至若荀况，以性為惡，楊雄以性為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軻曰：性善是誘天下使其為善之是，歸况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說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一也。况雄又以救弊為者，軻以善誘之而不從，况出乎軻之後，不得不以惡懼之。况以惡懼之而不畏，雄出况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為性立一定之論者，惟吾夫子與韓愈、氏愈、著原性篇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與夫上

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夫才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為夫性之與才同出乎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為之主，才為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而為善，則非性是才為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為惡，則非性是亦才為之也。上智不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為善惡，則才也是性主之，而才應之耳。烏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吾夫子者，必不惟桀、跖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襲乎雷同之論，而雜乎佛老之說。如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才也。



諸儒禘祫之說何其紛紛不同也鄭康成謂祫大禘小  
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小大之說不同也王鄭小大之說  
方淆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則又謂一祭二名禮無差  
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圓  
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  
於宗廟非祭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閟  
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漢光武詔問禘  
祫之說於張純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夏禘  
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禘  
一祫是出於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禘  
祫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

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  
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禘祫之  
議講之屢矣牽於繁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善乎歐陽  
子之言曰事有出於久遠而傳於二說則美從曰從其  
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  
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  
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  
然則欲一禘祫之說當折衷於聖人之言可也春秋詩  
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  
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  
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祫也春秋



有禘無祫以大事為祫者公穀也詩周訟商訟言禘者  
二而不言祫惟元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為祫詩有  
禘無祫以祀為祫者毛氏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  
裸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  
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周禮無禘祫之說以肆獻裸饋  
食為禘祫者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  
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論語言禘而  
不言祫并言禘祫者孔安國也准禮記王制曾子問大  
傳有禘祫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  
後冬夏之異時至於祭法則言禘交禋宗而不言祫仲  
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祫王制祭義  
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以春秋詩禮  
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當  
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  
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  
之時群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養於  
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者總名祫者一事亦  
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謂之裸薦  
也裸也祫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  
名也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祫事遂以祫與禘俱謂之  
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祫者是乃禘中之一事也又  
見公羊以大事為祫遂以祫為大於禘殊不知公羊之



說出於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即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聖人是以變禘之文而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求其說而不得遂援禮緯以釋經此所以啓後世之紛紛也或曰如是則劉賈一祭二名之說得乎愚謂劉賈之說僅矣而未盡也彼謂二祭一名者謂本無二禮也則一祭之說為僅得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者因禘而合食焉禘總名禘一事則二名之說為未盡或曰如是則廢三年之禘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祭乎愚曰廢禘之名而一之於禘可也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說不可廢也鄭康成先三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與夫秋禘冬禘終終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年禘五年禘自漢至今而用是說可廢也愚曰春秋詩禮論語非聖人之書則漢儒之說僅也亦之言不可廢春秋詩禮論語果聖人之書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為而不可邪

君子能為可用論

知所以為已知所以為人又知所謂有天斯可謂有道君子矣夫何故君子之學求於為已而已初無心於求用也學既足乎已用自藏於中可以安人可以安己無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因其可用之資遇其當可用之時著其能為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歸



之於天而有所不... 苟以吾學可為已用可以為  
人不察時之可否人之用舍必欲求試其所用幸而用  
則喜不幸而不用則怨甚者至於自貶以求用是豈知  
為已為人而已而不知有天也烏可謂誠君子哉荀卿  
曰君子能為可用繼之以不能使人必用已真確論歟  
君子之道有三其未達也修其所為用其既達也行其  
所當用不幸而不遇則處其所不用脩其所為用則能  
盡已行其所當用則能盡人處其所不用則能盡天故  
君子自幼學之初必修其能用之實業將事君也必先  
學所以事父謂將治國也必先學所以治家謂將明德  
於天下也必先學立正心而誠意在我之學既已盡矣

推其素蘊可以有為於常世矣使不我用則已用則決  
不負所學焉以之效官於二官則其用優於一官以之  
策名於一國則其用優於一國以之上廟堂而權衡天  
下則其用優於天下是由然修其可不用於未用之日故  
能行其所用於當用之時也如此至若在我雖可用奈  
何人之不用我君子必將欲其可用之器於一已而未  
嘗汲以求售於人鬻櫝而歲待價而沽善易以俟始  
盡其在天而已又豈遺佚而怨阨窮而憫栖為為不  
得志之人哉故善學君子者不止學其可用必學  
用而不得用學其可用徒能取利達而已而人皆  
學其可用而不得用斯能處困窮而為一室人樂



也。孔子如賜、澹如、由之果，如求之藝，皆能學其  
可用者。故夫子許之以從政，而不窮其爲，不可則止之。  
大臣若夫，可以有功，可以廢不用。唯顏子一人而已。故  
許之以用舍行藏之理。又許之以唯我與爾有是夫。回  
也，生不遇時，不獲著其有用之迹，因其不用，亦見其能  
處不用之賢矣。嗚呼！自生民以來，孰有如孔孟之能爲  
可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不得用者乎？又孰有如孔  
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孔子嘗自謂用我則爲東周，孟子  
亦嘗自謂捨我其誰？孔孟之言，非自誇以求用也。蓋言  
其實可用者，至於聘天下卒老于行也。又未嘗不歸  
之於天，故當陳惠之阨，子路有吾未仁，未智之言，以疑

夫子。子貢亦有不台，益少貶之言，以勸天子。夫子以良  
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身而  
不爲容之理，以喻之。孟子遭臧倉之沮，隔而不得見，魯  
侯不歸，怨於臧倉，而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天也。若孔  
孟者，真可謂能盡天矣。彼原者何人哉！一不見用於  
楚，而離騷之怨興矣。原以清死，而後世哀之，使原果見  
用，亦未必能有爲於楚。蓋其爲器固已小矣。荀卿亦逃  
讒於楚者也。以宗王之學，至於廢死蘭陵，亦可謂不遇  
矣。卿不作離騷，怨對之辭，而有不耻不用之語，嗚呼！  
賢已哉！



昔先正司馬光論歷代君臣事迹始周烈而訖五季貞  
穿馳騁上下千載間書成於元豐中神宗皇帝嘉之錫  
名資治通鑑親灑宸翰以刻其序且取前代之君以自  
况其言有曰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所謂禹吾無間然者  
議者謂神宗聖德具見於十九年事業之間巍然炳然  
可高揖堯舜於千載之上而乃俯比二三君何耶愚曰  
不然自古聖人德盛則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廉  
孔子以天縱之聖生民以來未之有而乃自比於老彭  
有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可謂待人恕而德愈盛  
取名廉而實益有餘矣然則神宗之有取於文宣太宗

是亦孔子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之意也知吾夫子與神  
宗待人取名之意則知今日主上之有取於光武亦仲  
尼之意歟神祖之意歟夫光武之為君雖未可比隆三  
代盛王較之漢七制唐三宗之中實為最優以春秋之  
法責之固未遑議論之域待之以忠恕之道固宜取所  
長而掩所短也請論光武之為人而侍與高帝太宗陳  
之以發明聖志之萬一若夫主上盛德大業自與堯舜  
三代同符非特以光武比也夫七制之功莫大於高帝  
三宗之功莫大於太宗以光武而擬二君則其功有若  
不及者嗚呼孰知其不及是乃所以過之耶高祖太宗  
惟功之羨慕而光武則以為不足慕故高祖太宗以功



帝業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周中既定馬上之事可勿  
論也而好戰之心者猶不哀至親伐匈奴而困於平城  
之圍高帝徒知干戈之可以立功而不知文德之可以  
來遠當平城之圍足見百萬之衆不知虞階干戚之舞  
矣是宜異日在廷之臣欲新弊舊之論兵也太宗取孤  
隋攘群盜以幾冠之年而定四方亦可謂有不世之功  
矣然唐室既造晉陽之甲亦可解也好大之心不能自  
足至親定四夷而困於遼水之役太宗徒知古人有壤  
却之事而不知聖人有兼愛內外之心當遼水之厄則  
知萬里親征不如漢文玉帛之聘矣是宜前日諫諍之

臣見武德之舞而不之顧也光武起於軍旅非不知兵  
勇亦大敵非不知戰明之廟謨糾之推斷非不足以務  
遠畧雲臺之將上應列宿非不足以立邊功舉全漢之  
衆又非不足以橫行四夷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而退  
然若一怯者口不談兵於恢復之後何耶蓋事有屈於  
名而當於實者惟盛德者能之夫興師百萬拓地千里  
功若可喜也盛德之主則謂彼民亦吾民何忍草萊歌  
稱之耶吾寧收愛人之實德不必求名於關國也太師  
奏凱將士受賞君臣固可相賞也盛德之主則思有表  
裡千里巷哭飲泣之人是孰貽其禍耶吾寧使吾民之  
不傷不亡於戰心至得邑也得不毛之地以夸封疆



之農熟也。其止之當於實也。臣無用之人以為民執  
若全吾生齒之當於實也。高祖太宗皆棄實德以慕虛  
名。先武獨能屈於名而當於實。故以藝文之講而代干  
戈。以道義之論而代鞍馬。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  
明王開謝西域。卑師厚幣。以禮匈奴之使。而抵掌撫劍  
之臣皆不得運志於當時。其治天下一出於柔道。朝夕  
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而不知疲此。所以賢於高祖太  
宗一等。豈雖然光武之所以優於漢唐之君者。以其能  
偃兵也。其不能比隆於三代之君者。用人之際。未可入  
音。請半武以吏事而責三公。以謠言而易守宰。此最其  
失之大者。三公之職。所以論道經邦。非可以吏事責之。

湯不責伊尹。以吏事而望之。以一德格天。高宗不責傅  
說。以吏事而望之。以朝夕納誨。成王不以吏事責周公。  
而望之以師保。萬民光武不與三公坐論邦國之大計。  
而以吏事進退之。非商周之所以待三公者。宜其治效  
不及於古也。守今之職。所寄非輕。當以三載考績之法。  
黜陟之非。可以謠言而驗其賢否。鄭子產古之遺愛。名  
在循吏中。方其相鄭之初。民與款殺之謠。使人君遽從。  
而易之。則僑之聲名風采。不復著於列國矣。以吾夫子  
之宰中都。曾未聞有誦德之謠。使時君必以謠言取人。  
則造為緋衣小兒之語。以沮賢者多矣。光武失於此。是  
宛東郡有之。西京之不及也。光武之失。又不止如



是三公固不可以吏事責而光武之失尤在於未能擇  
三公守令固不可以謠言易而光武之失又在於親擇  
守令夫三公之職非大儒不足以當光武乃以此處侯  
君房輩未聞其有卓卓過人者是宜嚴子陵閉其寢而  
致語於使者以譏之雖起一卓茂於縣令及居廟堂亦  
無所建明其名固亦減於治密特矣則知論道之任非  
可以輕處人也守令之寄雖重然非天子所宜親擇者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部刺史刺史擇守令此人主簡要  
之術也光武乃以身任部刺史之職且其擇之不精而  
以謠言進退之使光武精意於一相亦何患天下無賢  
守宰也嗚呼至治之君不世出漢唐之可稱者止於十

數君而光武尤為盛德猶不免有任人之失是宜以忠  
恕之道處之而勿至於責人無已可也恭惟

主上以仁聖之資撫中興之運誕敷文德仰合有虞舜  
禹放牛同野周武初非有慕於光武而襲其陳迹也此  
因庭策多士特以先武發于清問草茅之士莫知聖志  
之所在愚獨妄意其處已處人之際合吾夫子神宗之  
用心而明策下詢謂今日禮文經義問或酌先武之儀  
以出處或矯先武之失以示訓其亦豈有不同者愚切  
謂景至而禮祀元正而會朝建延閣以崇文闕成均而  
論秀此皆取法三代非酌先武之儀而行之也寓六經  
于琬琰為宗式異端既禁止勿用以矯尊七經之



後春秋立傳以譏詈黜左氏殺梁之失愚謂此皆  
默契孔孟之用心亦非有意於矯先武而爲之也然用  
柔道以致平先武之所已爲者而吾君固已優爲之任  
一德以圖治吾君之所優爲者而先武負不能之愧矣  
雖然愚復有說以獻夫恕以待人原以取名乃人主之  
盛德而入臣之職則當以責難爲恭孟子謂不以仁義  
告王則斥以不教之罪唐文宗嘗問群臣可况以何主  
鄭章以文言對爲李石所斥日以堯舜勉之夫文宗雖  
儒雅主然任人致治之際有不足稱者李石乃期之以  
堯舜使不以文宣自安况吾君盛德實足以爲堯舜耶  
愚願於事當侍講問之際自陳堯舜之道以廣吾君稽

古之志波光武駁淺姑取其二三策可也

第二道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爲吏皆循則吏之名不聞  
爲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爲子皆  
孝爲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愚嘗讀渾之書  
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爲人讀瀛之書而得伊尹伊陟  
傳說之爲人讀靈龜之書而得周公闕天之徒之爲人  
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爲儒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  
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爲忠爲孝也當時不指之曰  
某爲忠臣某爲孝子一至於此何黨庫序之間不聞其有  
行山林草野之閑以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



則儒道衰於周矣曰戴頡子產楚相孫叔敖以循吏  
則吏治治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  
天下之士始有尚儷之譽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  
而長往則韜光鍾采於漁樵之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  
以忠稱於吳魯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寡家絕  
如參辰之相遠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  
時耶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蓋自高祖  
元儒服而慢焉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  
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  
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  
事蓋自輪激之俗興士始流為蓬蒿異斬絕之行自廉耻  
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  
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  
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  
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之內而唐無孝友  
之俗東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  
難能而僅有為足貴也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勝書  
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  
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  
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之士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民  
行之全純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蓋不欲  
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類



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  
義孝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  
多忘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二傳之不立蓋不欲使當時  
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若無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經術  
淵源者孔安國爲之最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淵源  
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爲之伯文翁興  
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切有  
取於范公式式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  
固本諸賢聖而不爲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切  
有取於嚴陵陵高尚其志卒不爲光武屈議者謂其得  
聖人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盜聲名也言言之烈史

臣之所以贊顏段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錄李興然  
真卿秀實行非一端而不列於忠義愚獨於忠義三十  
七人之中深喜全節之張巡李興割股肉以進其親非  
心教之所出獨於孝友十人之中深喜義門之中李知  
本若夫四百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名臣  
皆由此途出不列於數者之目非爲不足列也正以其  
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知  
揚雄氏詎可列雄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二子  
詎可列卓魯於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詎可列  
仁傑於孝友忠義乎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  
不列於是科之德美史臣去取端有旨哉雖然班史之



善矣亦謂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不列  
酷吏則可以表慘刻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  
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  
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姦  
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姦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  
嗚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  
去取猶未盡當潛德之幽馨未必盡發已死之姦諛未  
必盡誅此韓退之所以有人禍天刑之畏也

第三道

佩玉之禮尚矣在戴經則記其義於玉藻在周官則謹  
其藏於玉府在詩則詳詠於國風在論語則略見於鄉

黨其他禮出於諸家之說者不可以屢舉玉藻記佩玉  
之義為最詳其大意則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  
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又謂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以玉比德焉此愚所謂記其義  
於玉藻者此也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玉珠  
玉大夫玉在先王之時特命官以掌之者非以充玩好之  
具為非常之寶蓋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玉府之職不  
可一日不謹此愚所謂謹其職於玉府者此也詩於  
終南山戒褒公之篇因其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  
而大夫美之曰佩玉鋤鋤蓋勉其修德以稱是玉也於  
六韜則亂之一章而其曰鞞鞞佩璲不以其長蓋幾



其小字賦不才之長徒有佩玉之美有女同歸  
之詩則曰將敷得翹佩玉瓊瑤女曰雞鳴之詩則曰  
佩以報之以贈之以問之其刺惠公之詩則有鶻謀之  
語是皆因佩而示美諷之意愚故曰詳詠於詩之國風  
者此也論語鄉黨一篇備記聖人出入起居飲食言語  
衣服之禮其言有及於玉者曰去喪無所不佩則知吾  
聖人之身未嘗一日去玉以苟燕息之安此愚所謂略  
於鄉黨者此也韓詩外傳曰佩玉上有葱蘢下有雙  
璜牙蠟以納其間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則佩環能本  
道德則佩玦能決嫌疑則佩珪其略見於鄭氏之釋其  
詳見於九類達之疏其遺制見於王粲之法此愚所謂

雜出於詩家之說不可屢舉者也雖然佩之謹於先王  
之時而廢於夏周之世後世學者雖讀禮讀詩讀論語  
諸家之書而目不習見其制耳不聞其聲終莫能考究  
其法而妄以臆見議之此紛紛之論所由而起也請因  
明問而論之玉左右各五而宮羽祉角之分在焉左佩  
雙衡者其音宮雙璜者其音羽右佩雙行者其音祉雙  
璜者其音角此宮角祉羽之分也夫樂備五音而佩獨  
不用商者蓋玉所以比德而商於五方則為西五行則  
為金於五常則為義而以剛果肅殺為事是以為佩  
而不可以為德此玉於五音之中所以獨去商也記曰  
古之君子必佩玉以齊其德也



五車是天子享元侯之禮而記乃以此為君子鳴玉之  
飾何耶蓋經之所謂君子者乃指有位君子而鄭氏釋  
之謂君子者士以上其說誤矣此所以啓後世之疑也  
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康成謂在君所則去德佩設事佩  
則知燕居德佩之外兼設事佩矣事佩子所以事父母  
使二佩不廢則金燧木燧大觶小觶不幾於贅乎愚切  
記言子事父母止及事佩而不言德佩則德佩必不  
兼設於事親之時又古者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以事成  
而下德成而上故也二佩之設自有先後之序二者有  
一於此則不至於贅矣事佩不特君子可也婦人亦有

之內則見舅姑左用亦五右用亦五是德佩不特  
君子可也婦人亦有之詩曰佩玉之難佩玉瓊琚是也  
考之內則與詩人之辭而君子婦人之玉無異則所  
制燧觶之施意其必同矣嗚呼佩玉之設所以尚德  
也然在君子佩之則為宜在小人佩之則為辱昔孔子  
為魯司寇而不設德佩事佩示已無德事也夫佩在夫  
子可謂宜其德矣而以無位不設當時鳴玉而趨者得  
不愧於夫子乎得不辱斯佩乎詩人譏惠公無成人之  
德有成人之服故曰童子佩觶童子佩褱然則無德而  
佩者年雖成人行實童子也後之君子能於佩玉之際  
而

之意設德佩則知所必修德設事佩則



知所

如古人謹遠常之戒則玉與身俱榮矣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世